

匡匡/著

七曜日

时有女子/永远的伊雪艳/风尘抄/伊西朵拉是一座城
离开方舟的日子/七曜日

《七曜日》写日子与日子纠结作战，
女子自创世始沦陷性别之深渊。
写身体与意志的两难，舞与痛的堆叠与终极。
写肉体之爱长久热烈。写女阴之伤破裂残缺。
七个曜日，七个姊妹，十七年命运各自亮晦炼灭，
如十七年蝉蛰藏秘密洞穴，
终也有天要顶破泥土来到，地之上。
在光线焚毁黑暗的一刻，
女与女殊途同归，炼成正果透明身。
《七曜日》以文字之奇崛、意象之繁魅，
自成国度。宛若摒绝男身与男尘、叛逆于上帝权柄之外的，
女子自给自足小宇宙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七曜日

图书记录(9) 目録表(9)

匡匡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本书由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授权,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。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曜日/匡匡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.5
ISBN 7-5633-5295-3

I. 七… II. 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710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,541004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n>)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90mm×1 240mm 1/32

印张:7.25 字数:150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8.00 元

如果发现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时有女子·····	1
永远的伊雪艳·····	19
风尘抄·····	53
伊西朵拉是一座城·····	93
离开方舟的日子·····	104
七曜日·····	114
跋：书写的病患·····	220

时有女子

我们都姓韦，于是便在一起。

旁人纷纷说：你们这样的好法，只是可惜了，都是女子，不然如何如何。

噢，我却不觉怎么，海发也无所谓，依旧同进同出。

谁也无法不留意海发，若是一个人生得漂亮，则到处都是她。

一年级时候修那《日本文学与文化》，二百人的大课，她亦常常来迟，笔记也不拿一只，仍从课室前门踢踏着入，堂皇于众目之下取过讲义大纲与出勤纸，施施然落座前排空位，然后整堂课，顾盼左右。挨至放投影，灯一黑下，她便伏了颈睡。时须先生踱下讲坛，轻轻叩她肩，唤她醒来。难道先生是好心，怕海发睡沉实了，忘记回家么？

当海发仰起惺忪小脸，打一个婴儿似的哈欠，先生眉心即刻溶化，以为这堂课来，不过是为了要来唤醒跟前这名可人儿，其他的，倒成了其次。

及至期末改卷时，想起那张不可多得雪白孩儿面，先生难免有

片刻失神，于是鬼使神差唤，手下便批个 A + 出来。

谁说生得好，不是一种便宜？再加上，韦海发这般的狡赖女子，非得将那人和占尽。

入得秋，我与她在同一堂“亚太传统与社会”又碰上面。这次换了女讲师。

课前，化妆间洗手台旁，一群拥趸聒噪圈住韦海发，闲言碎语。我甫进去，瞬间都收了声息瞧我。

经一个夏，她的长发愈长，愈野性不能收服，千缠万卷，便是理，也还乱。她双手沾了水，不停将那把发抿了又抿，同时在镜子里斜斜睇一眼我。

魔高有一尺，道高有一丈。她鼻子里哼哼冷笑出来，今日韦海发遇上这老处女，敢要输了一招半招，那可是太幽默了。

四下附和声起。我只寡一张脸。噫，听听这江湖口气。

我拭目。

那女讲师叫清家，亦不是省油的灯。年方三十至四十间，未婚，男友众多。浓妆，喜梳河童头，前发垂下遮半个眼，新近又挫了小脸回来。留言板上盛传，清家，整形，整形，清家，日语里原都是谐音的。

我猜她断容不得海发张狂。

且看这一老一小，两个女人，如何斗法去。

满世界妖孽。

但我未曾料的是，那妮子竟发出狠来，十分气力使上，别这场真刀真枪的苗头。

清家开出的书单有状子般长，海发果真尽数搜回来，囫圇吞下，但竟然也成竹于胸。图书馆一时相关文献纷纷告罄，众人莫不怨声载道，都叹此学期自修报告不知怎写，怎写都难免落了韦海发之后，拾她的牙慧。

我终于知道韦海发的工夫也会这般落足来做。首次自主研究结果发表之后，清家发 mail 至海发信箱，索取详尽幻灯文字资料及讲演原稿。真难为她，原来日本人英文纵好，于听说上头也有限，海发自小长于英国，发表尽用英文，且一把标准矜持英音，直叫清家听在耳里，暗暗惊出满身凉汗，悔三声轻敌。

韦海发果真人小鬼大，不知何谓得饶人处，性喜以己之长，伤人之短。连夜将参考书目中若干段子及网页资料摘录结集，制成二十几页 reading，寄返清家处。可笑，这下颠倒来，她倒布置了功课，给她。

口口相传，又有好事者帮着演义，很快人尽皆知，成了当年度一桩逸话。

这一役，韦海发得了个全胜。进出更加面有得色。

我刮目。

同时很心服。虽说我成绩亦是好的，但到底不抵海发，来得快意恩仇。

学期结束，学部长奖名单里有我俩名字，韦千寻与韦海发，双韦并列，煞是好看。于是四下又开始有什么姐妹双姝的戏谈。她一直沉迷此道，争强争在明处，所以估计很享受这封神的全部过程

与滋味。而我这人却喜将一切于面子上冷淡，低调来去，听了不过置之一晒。

直至那时，我与她，依旧是没半句交道，不过或许暗下里已经交了几道散手，不着痕迹拆过两三招了也未可知。

其后一冬无话。

春假人人回国的回国，欧陆澳洲的跑。唯我一向于钱财上局促，只舍命打工。存到小笔钱，不过一个人背起包，去一趟冲绳，找寻骄阳下怒放的火红热带花朵，于断崖上独看碧绿海水下幽浮着奇异珊瑚。此时，生也不是不好的。

于此人间天上，生如花朵璀璨，如珊瑚斑斓。

只是回程那刻，在阴凉土产店，阳光忽而被拦在一蓬之外，我低头细想，除却几名相熟导师，竟没有谁，是要捎回礼物送去的。我这一程，原来无需交代给任何人。来，或者去，皆赤条条孤寡无从，不牵挂什么，亦不被什么牵挂。

我抚着犹自温热灼烫的颈，片刻嗒然。谁亲近我？我亲近谁？我眼所见，说与谁人听？谁殷殷数日子？谁热烈盼我归程？

寂寞，依然如影随形。

漫长冬季结束。开了学。

我收拾散乱心情，做读书的准备。什么都是假，只有功课是无比确实，我从来不是天才儿童，体内无异能，迷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仕途经济还是要图谋的，这世界，将来，我所能靠的，不过只有

自己。

转眼樱花匝地,换了春天。又见海发。很有阔别的感觉。

她雪青连帽运动薄恤,本来十分清爽可爱,偏偏牛仔布裤膝头却要生生割几刀。我最恨这种穿法,但她是韦海发,人生得美,多作怪,爱折腾,谁又不包涵呢。算了,再说确实好看。

我猜她已不懂得独自出门,但凡遇着她必不是一人。身后任何时间跟着三五裙下之臣,鞍前马后一效愚忠。此时她趿双夹脚拖鞋,甩两手若无其事走在前,她的掎客每人各奋力挽一只大箱,随后亦步亦趋,浩浩荡荡进得 House 大堂来。看情形这是搬家,不是哪一朝的女大公出巡。

她如此不厌劳烦,到底所为何来?是惦这未开辟的地?这地有她未征服的谁?

一行人熙攘进电梯,箱子轧上我的脚,韦海发于狭窄空间,满目灼灼似有烈焰,撒下天罗地网,一寸一寸量我,兜头而落脚。隔一隔,忽开口道:我是你的新邻。

于是我荣幸听足一整天鼎沸人声,大呼小叫。这是她的日子,想必无限多姿,愿人都尊她的名为圣,愿她的国降临,愿她的旨意行在地上,犹如行在天上一样。她的量,带遍天下。

韦海发搬进来,迅速收拾好,房门挂出自书桃木小匾一额,日文写:海发の部屋。同时悬一只卡通签到本,笑得我,她担心那些信徒,不知往何处朝圣么。

第一次海发来敲我的门。我只当她是来睦邻。她递上栗子蛋糕一枚跟麒麟啤酒，鬼脸说：小魔女限时专递，送来人间烟火世上珍馐，韦千寻，你食也不食？

第二次海发来敲我的门。携一只罐头花种跟小袋营养泥土，殷勤叮咛：春天下种，浅浅将种播下，维持恒定室温，莫冷莫暖，莫叫阳光所伤，夏天绿藤便可垂下，开出喇叭形状花朵。日语作朝颜，意思不就是清晨的芬芳小脸？

第三次海发来敲我的门。于我房中央怔怔兀立，露出迷惑神色：千寻，千寻，我日日侧耳可听不到你，风来过还自有它的声音，而你却只是不动声色，你怎么可以如此淡静，淡静便拿七科 A⁺，淡静地烟视媚行，淡静到人群中只剩下你一人？

海发来敲我的门。

海发来敲我的门。于子夜时分，万籁俱岑，穿一件雪白纱制吊肩小睡裙，薄比蝉翼，身轻玲珑，似一茎初绽莲花，赤足踩过走廊至我门前，一手探着心口，空空，空空，地敲。

韦千寻，你可有心事？

有的。

什么？

生之忧惧。

你可想听听我的？

不用听，我根本懂得。——噫，纵千万人皆予韦海发青眼，但到底意难平，她一径苦心孤诣，独独愿讨好我一人。

我轻拨，她便入怀。肉身很柔软馥郁。我经年承受冷清，几乎

忘却肌肤如何相泽，双臂如何相缠，唇落在唇之上，是什么气味？

这日我终与海发和解，才发现这场较量，经已旷日持久。我不知自己贪图她些什么，只道夜来她身子贴上我的，人生便有了短暂的安然。

夏天时我与海发相好。

我们共赴一场 dance party，共吃一支冰，于向晚微风里秘密享受一只奇异果的滋味。早起我替她拢那把不羁长发，细细编编，结几只彩色橡筋。夜来，她小心折我替下的衣与裤，逐件理齐挂好，熏上香花。下雨时她大笑钻到我透明雨衣下面，我忘带的笔记她亦常惦着送到课室来。我一日不在家中饭，她便把条子贴到我门上：千寻，留了便当给你。有时赶报告忙，她猴在我身上不下来，我也正色瞪她：放肆！跪墙角去！她善吃醋，见不得我与谁人有亲善行止，无端给我很多脸色看。我亦诸多管束她：若还不穿胸罩就出门去，以后再别进我韦家的大门！

此时距初见海发，已一个周年半。两人的世界，既大也小，我们都为彼此，匆匆改了些性情。她不再大鸣大放，我不再淡静孤绝。

秋天又来的时候，我与海发有了相濡以沫，岁月日深的感觉。

事事稳妥，人情已惯。

可谁知偏横生枝节，那一季奖学金发表，海发得中，我却落了第。我在栏中细细寻了一回，不管用，终于是没有自己名字。只无

言走回来，把门上锁，意恢复两天静默。

海发不识时务，偏偏于此关头赶着来，与我商量，圣诞节不是还早，她便计划着要趁半个月的假期与我同回英国，带我去看我心中寂冷的剑桥，青色的微雨，和那与此地一色烟湿的浓雾。

再说好了，本次取消。我横她一眼，忽而憎她，总那一副十足优越感。

为何？她惊跳起来。不是早有约定？

呵呵，海发，剑桥于我何喜？约定于我何用？安身立命便已是
我每日极大课题，你这不明世味的丫头。

不过一张来回机票，你何必小题大做，最多用我几个子儿，又有什么大碍。她不满我狷介。

呵，她这是要与我通她的财，我漫笑不应，拒而不领，偏要隔着这样一点世俗，与她生分。

这时我才惊觉，真正要强好胜之人是我，海发倒是随遇而安，不执著什么。以前的那些，不过小把戏，孩儿意气。

我苦口婆心：海发，我们怎么同，你一生尽可由着性子，自己圆满，四方圆满。而我，却须踏踏实实行在地上，每一步，踩一个清楚脚印。你可明白？

她如何会得懂，生之艰辛。

但我已下了决心，知耻后勇，要奋起直追。天天早出晚归，在图书馆长坐至深更。

海发前来寻我，劈手夺我书本，我一把按住，冷脸叫她走。她

极难堪：千寻，千寻，你是不是要这样跟我散了？

我抬眼看她一刻，不语，低头继续看我书。由着她哽咽吞声，极力忍泪，俄顷，负气奔去。

我与海发曾经那么亲，都也渐渐生了嫌隙。

而忧患一始，便无终日。

我记得看一本书，当中说：人无千日好。竟都是真的。

巧的是，及那时候，便遇着了存宇。

他从我身后来，捡起我遗落的借书票。扫一眼，说：原来有口皆传韦千寻，就是你？这么瘦。

我敏捷回他：比你更瘦么？

他打个愣，随即抚额笑了。相貌极清爽，戴薄身眼镜，书生气质，举手投足间肆意悠游。

我不好意思，低头轻红了脸。

放课后六点那一趟下山的通学巴士，最是人挤人挨，他一手挽我书袋，另一手护一个清静给我。

有人下车，他说：你坐。

车停，他说：跟我后面。

商店街口，他伸臂一隔，说：红灯。我便收起步子。

彼时，正当苍茫暮色疾疾于半空合拢，通天姹紫嫣红。霓灯亮起，晚来风急，穿梭身边这不夜的城，吹得灯影漫处流溢。这都市每分钟，有多少遇见和错肩，有几许受伤与温存，又有怎样的败坏与疼痛？我不禁要感怀身世，踟蹰仰头来望。这存宇一来，天地间

忽然明灭了一刻，我双目自刹那间看见电与露，心头也明灭了一刻，便留了印子。我想原来是他，原来这么恰当，等也等过，心凉也凉过，终是都没有荒废。

这男子，他的长袖，或可为我而舞，遮我，挡我，蔽我，护我，拂拭我。怪不得，一见着，我便认得了，直是从未陌生过。

而海发，开始与我极客气。脸上始终拿捏着三分礼貌的笑意，路遇点头，进出则打招呼。这妖精，我是知道她的，玉帛后面时时藏着干戈，有俗世的小小聪明。

千寻，你可好？我见你近日仿佛很开怀的样子。——至少王海发能够有气量这样问候，似乎还不算不诚恳的。

我便不能小人之心，于是答她很好。

那个男生，什么名字？她闲闲又提及。

商学部杨存宇。

我已尽力将态度放坦荡。我想我对海发，一向只有公平。其实也无谓谁的腕力强过了谁，来与去都自愿而明白，争来还是图来，但求账目清楚，从不含糊。我从来不知，爱一个人也要派些精明出来点拨局面的。何时以退为进，何时欲拒还迎，里面有极耐参详的道理。我直着心肠来去，当然要吃亏。不过事情未来时，谁也猜不到，一把欢悦握在手，即便是浮沫，也有它暂时的绮丽，于是便自管自虚构岁月去了，还顾得世上的年景？

一晚存宇碰我，不由一个激颤。千寻，你手这么凉。然后接着徐徐探下去，然后又一个激颤。千寻，你脚这么冰。然后他进来，

眼中几番惊疑,然后他退出,淡淡预言:千寻,你会爱上我。我怕会伤害你。

时界隆冬,他却出了一额汗来。我将他汗抹一把,收在手心,嗔道:不许。

恐怕由不得你我。

那我现在先牵你系你。我抬手扯一根发,将他小指挽住,打一只死结。再打一只。

这样便可以么?他浩叹,好傻。

谁知一语成谶。

我还当这叫存字的男子,是我手中永恒的基业。寒假来时,便放心离了他,去了远处。

将及圣诞,处处热闹。虽有点点不舍,但转念又思忖:不争朝夕。此行两宿三泊,本就是个小别,不过研究小组的几个成员,拉队出去拍些关于温泉的素材短片,回来计划制一个自助旅行的咨询集子。因此行李也少带,说走就动了身,只把钥匙向他手中一交:此屋即我心,人走开了,但心还邀你,等我回来一起度平安夜吧。

温泉城第三日,拍摄匆忙拉杂,嬉笑间草草结束。我周围尽是清浅快乐的人,心事不过是惦着居酒屋的一壶清酒跟一场狂歌。我由他们去,自己却羁留旅馆内,欲享受片刻闲。我独个脱衣入了向海的室外小浴场,是夜晴冷,空气稀凄而肃杀。半湾月,兀自点着,照得竹影与碣石之后的海,一片岑寂幽光。我身子浸于一池弥

迷水气，无端低头怜起自己那样皎洁的素手，和那样映在水影里写满了心甘情愿但欲诉还休的脸，不禁吟哦起矫情的句子：海上升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

此时。那个人，那唤存字的男子，是否亦拉开了重围的帘，与我共着这顶头的月，并于这月之下，想起了我？

我忽而觉得要见他，这念头才生，便如毒腾起，赶不及要立时三分验效，心里似有把抵死缠绵声线，在唱惋：归去，归去。于是匆匆撇下三言两语，贴房门上，一个人就那样星光下兼程，赶一班夜间特急新干线，回自己城市。

我急急奔，因有人手上系着我的发，牵我招我。因我魂魄寄托在他处，我不靠近，便取不回。

到的时候，正值夜的最深最漆黑处。

电梯叮的一声，吐出我这个如鬼魅的未眠人，但鬼魅没有我这汹涌的汗与热血，没有我立在门前忽然情怯的心忧。我这般匆匆赶，很不祥，不知赶上什么，是悲是欣，是盛大丰盈，还是空空如也？

我摸出锁匙，静静旋开门，抬手点开灯。

似推理小说终一刻见着了谜底，我却呆了，愕然眼前的镜头，异峰突起，急转直下，谁构思的？！

那韦海发与杨存字——这个我立定心意要投奔的人，双双，对，是双双睡于我的床。韦海发那一头丰盛喧闹的发，正惊心动魄，如翻滚的浪，汹涌凌乱跌落于被单之上。一只白臂斜斜迈出，如一条诡异的枝蔓，绕上他的颈。嘿嘿，如何形容才妙？这清辉玉臂，这佳人绝色，这双宿双栖！

我心下沉，血上涌，口中发出暗哑嘶鸣。或许我以为我是在歇斯底里叫喊了，但实际我没有，我嗓干涸，气堵喉噎，脑火噼啪乱闪，思与想皆在那一刻定格短路，竟能无言。

只连连心呼：哦，太坏了，这么坏，真非常的坏，不该如此，世事滑稽——何时开始，在何处起承转合，当中几番步骤，怎样便走到今天田地了？我竟浑然不觉。我一向不在走运列，但不该糟糕至此。太没意思。

此时那二人亦惊起了，仿佛比我更有资格诧异似的，四目直直投向我，那杨存宇面上不是没有点慌乱间的尴尬狼狈与愧色，而韦海发，瞳中轻轻逸起一丝狡黠，倏而即逝，但其实，我已明白她的满意了。

不过又是一出她的戏，她苦心孤诣来导，她全力倾情出演，她品尝个中得意滋味。

只是地点不对，人物亦大错特错了。

一时间，我便齐齐失去两名身边人。——这两个人。我曾最信爱。这两个人，却来睡着我的床，盖我的被，于我不在的时候，在我的枕上，说着亲爱。

我铁一张脸，此时该暴怒，还是冷眼？

最后，只选择拂袖，合门静静让出。凭气血，努力收拾，最后一点尊严。

我谨慎签下一处房子。和式的睡房，洋式的厨与厅，小小，只得十四叠榻榻米，但五脏俱全，适宜独居。我不擅做戏，扮不来这